

# 回龙品樱

刘捷

去回龙，看樱花是最好的理由。  
小城春早，风从南山掠过，带着柔暖气息。樱桃树性急又目下无尘，清冽绽放一树繁花，层层团珠玑，团团带醉妍，早春乍暖还寒之时，俏争春花首。  
回龙的樱桃树分布广，公路沿线，山谷河川，触目皆是樱花灿烂。公路边上的樱花开得招摇恣意，南来北往的过客透过车窗，惊讶山里的樱花如此大胆泼辣，不管不顾地盛开在房角、菜地、水渠甚至猪圈旁，坚定且从容，而周围寒酸凌乱的环境让樱花略带悲壮的美。

回龙山多沟深，河流众多，溪水多小桥自然多。有年春天，和友人去探访响水泉，穿过一段极窄的山谷，眼前呈现一座石桥，青绿色的苔藓爬满桥身，弯曲的拱桥宛如身着绿衣的女子，曲线玲珑侧卧在春色轻裹的山间。

最妙的是，在桥的左边，一株山樱倚着蜿蜒怒放，花开无言，山风有意，吹弄花瓣心事，纷纷坠落的花瓣如雨倾身覆桥，绿桥被素白纤纤裹填，半白半绿半粉半仙，美得令人窒息。

今年春天，县文联组织文艺界会员春季采风，在五月初终于得以开展，而此时已错过了樱花盛开的季节。

大巴车上，大家纷纷自我介绍，虽然同居小城，可平时都在各自的圈子里生活，彼此不熟悉，有的人只闻其名不识其人，现在终于握手相识了。

到回龙后，跟随镇上工作人员走进沙湾采风。沙湾因沙子多而得名，以前这片沙土里种有大量的花生，每到花生成熟季节，县城到处可见沙湾村民四处叫卖，把花生买回家，用大料煮透，那味道，真是香极了。

在唐朝，沙湾属秦楚古道的一部分，南方的丝绸、茶叶、山货经过沙湾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长安城。现在的沙湾，依旧担负着南来北往的运输重任，不时有呼啸的火车、奔驰的汽车穿山而过，而沙湾也紧跟时代的脚步，修建了人造沙滩、采摘园等网红打卡地，新的建设者用新时代的思路，让沙湾焕然一新。

工作人员带大家走进采摘园，一树树红红的樱桃鲜润挂在枝头，男同志拉低树枝，女同志伸出纤手采摘，红彤彤的樱桃在众人的手里传递，大家笑闹着，分享着樱桃甜美之际，摄影师举着相机“咔嚓”拍个不停，樱桃树可能也没想到，自己丰硕的美好留在众人的回忆里。

回龙镇和柞水溶洞相邻，故此地居民大多具有经商意识，水源村农民开办农家乐，于是小城人的周末，大多都是在水源的山坡上度过的。

山上多樱桃树。有年春天，樱花开时，我约三五个朋友在树下喝茶，微风拂过，花瓣如雪。阳坡人唱歌，阴坡人听歌。阳春、“白雪”和山歌，是水源春天三道最美的景色。

朋友被歌声打动，放下茶，循声而去。她说：“这天籁之音者，定是我未来夫君。”

我们倚花斜望，见她走到一个白衣男子面前，歌声停止。良久，歌声又起，是男唱女和之音，如青鸟穿林，如万泉齐鸣。我们知道，这满山的樱花，又成就了一对鸳鸯。

若干年后，又见樱花，美丽如初。只是两个人的烟火，早已清冷消散。

朋友的感情世界，樱花不懂，身为局外人的我，更是不懂。那些缘起缘灭皆樱花的旧情往事，都如花开又花谢了，只剩下满山遍野的樱花，温柔地等风来，等雨去，等云散，等生活在别处的人，再次握手言欢。那些来自樱花的缘，注定难以释怀。

回龙的初夏，风吹雨不落。樱树无花亦无果，只剩绿叶慰藉满怀寂寞，过三季清静无为的日子。

大美回龙，胸怀樱花。来年，若是有闲，定会再赏樱花，只是明年的樱花是新妇，是树梢绽放的新希望。生活，总是不断地忘记，又不断地想起。

不只樱花会想你。其实，我更想念樱花，想念从前，想念满树果子红彤彤。



鲁绪刚

## 天竺山

心怀辽阔，森林和溪流才能饱蘸笔墨  
山风吹过之处，诗句与山峰一起走进风景  
欲望矮下身来，将笔墨再拓宽  
在杉松和杜鹃花之间  
为那些被岁月剥蚀的文字让路

无须查词典寻找更多的修辞，云海、摩霄与鸟鸣  
形成林涛飞瀑，才是天竺山最动听的赞美  
也是秋天过后，留在秦岭南麓的牵挂

天竺山，让卑微的草木获得诗意的引领  
千万棵树在大风的喧哗中，统领自己的天空和领土  
让这些现代诗行，大梦已殇

对于天竺山和山阳，我的诗句显得浮华和粗糙  
我的文字，对草木和仙山的叩问  
如此杯水车薪  
因为商洛，天竺山才适合品读和朗诵

## 仙娥湖

这湖水绿得可以篡改天空与山峰  
或者深藏于内心  
仙娥湖，以秦岭和丹江的名义  
对大自然在这里的具体表现写下客观的诗句

与商洛拉近一些距离，便于观察枫叶飘落  
聆听鸟语，思绪从湖心岛、溪岸桃花开始酝酿  
阳光踩着湖水，从第一节照耀  
接下来一阙一阙的实词填进山水和时间的空白  
我不与这里的一滴水一棵草纠缠

也不让思想纠结在落笔之前  
我知道，凭我的岁数无法理解  
一湖水和一座山亘古不变的爱情  
或者我理解，也是来自史书  
我知道，生活也有深浅  
水波荡漾，不一定非要借助助力  
山和水碰撞，就能溅起火花

放弃修辞的困扰，站在仙娥湖边  
望着湖水和茫茫群山  
多么雄浑的气势，多么辽阔的画卷  
多么干净纯粹的碧绿与洁白  
我望着湖水，湖水看着天，天空下山水绵延

## 金丝大峡谷

一抹飞瀑，一声鸟鸣，能否咬碎  
塞满岁月的石头，从秦岭的山水截取一段  
为阳光和时间引路

如此巨大的画卷经过时间的手呈现出层次感、神、奇、险、雄，以不变的承诺  
在商洛绿色的画布上画出了景物奇  
这里的一线天、马刨泉、石生树、石燕寨  
像一个人的一生充满了跌宕  
充满了惊奇和未知  
气势磅礴的锁龙瀑布、白龙湖、翰墨岩  
像一个人在尘世间的神秘和命运  
在每一个转弯处都不会走失

一道道记忆的豁口露出峭壁上的惊涛与心悸  
又悄无声息地隐藏于这片辽阔之中  
远处，丹江蜿蜒而来，时间是一堆废墟  
月亮是现在金丝大峡谷最奢侈的晚餐

天地之间，时间不吝嗇，也不会厚此薄彼  
金丝大峡谷一路走来，纵横捭阖  
敞开宽阔的胸膛，经受雨打风吹  
在岁月中抱紧了骨头和命运

## 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

雨水刚刚过去，层次分明的森林、瀑布、峡谷  
清晰地呈现出厚重的原始特征  
有着岁月走过的痕迹  
每一棵秦岭冷杉、高山杜鹃上的  
风声与尘土，试图掩盖时间踩出的脚步声

风吹过秦岭和朱家湾  
慢慢审视一路走来与岁月擦肩而过的山水、建筑  
隐于尘世的深红或者深绿  
我已经爱上这片山水和清新的主题  
它朴素的姿态，明澈的眼神让我无法躲闪  
而此刻时间偷走了火柴，把几颗孱弱的星星  
留在天空，藏在泥土里的阳光  
时时刻刻想挣脱束缚，完成一次涅槃

阳光成串地挂在白栎林，鸟鸣是大地散落的  
黄金，铺在岁月走过的路上  
可以苍翠的内心必须承受此刻云海泛滥  
必须承受草叶的絮语，不经意间露珠的秘密

松涛和瀑布在这里汹涌，是牛背梁最浪漫的合唱  
思绪慢慢厘清道路的纷乱  
云朵和雾岚压低了仰望  
那些高山草甸、冷杉林带、十里杜鹃、冰川遗迹  
编织着不屈的图腾，让牛背梁一路走来  
成为多样性与独特性汇聚的深山秘境

# 荷塘夏色

孔权利

早就想去棣花镇的荷塘了，因为种种琐事牵绊，一直未能成行。这天正好有空，天气也不错，我就和妻子、女儿一起出发了。

从州城到棣花镇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一下车，我们就直奔荷塘，此刻正是艳阳高照，当看到万亩荷塘时，我不由惊呆了，这哪里是荷塘呀，简直就是一片碧绿的湖面。一阵夏风倏忽扑面而来，全身好像一下子被无数个冰凉的水分子包围一般，舒爽极了，这正应了一句诗：“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”

硕大的荷花像是从湖面升起一般，出水很高，有粉色的、有白色的，美丽而又馨香。几朵荷花伴着叶子微微颤动，像多米诺骨牌一般传导着，不一会儿，所有的荷花、荷叶都舞动起来了，婆婆的姿态，整齐的队列，仿佛跳广场舞一样。

走在荷塘边，碧绿的水草映入眼帘，还有芦苇，里面不时蹦出一只青蛙，溅起的水珠落在荷叶上，如同滚动在玉盘里的珍珠，晶莹又可爱。鱼儿有时也会露出透气，但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水底乘凉。蝴蝶呀、蜜蜂呀等

昆虫在一朵朵清香的荷花上飞来飞去，对于它们来说，每一朵荷花和每一片荷叶都是停机坪，可以任意起降。

荷塘的周围长满了竹子和柳树，间隔有序，俯仰生姿，青竹笔直，垂柳婀娜，像是荷塘的卫士和丫鬟。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，愈热愈叫，愈叫愈热。荷塘的一角有一片向日葵，长势喜人，金灿灿的花盘迎着太阳盛开，仿佛架起了无数个麦克风，太阳热情似火地演讲着，整个荷塘都是它的忠实听众。

一艘木船从远处划来，上面坐满游客，船夫手持一根长竹竿，轻轻在荷塘底一撑，船便徐徐前进。沿途全是碧绿的荷叶，粉、白的荷花，近距离观赏，别有一番风味。鼓囊囊的莲蓬迎着天空举着，里面孕育着清香可口的莲子。

船上有一位年轻的女游客，穿着美丽的汉服，眉目如画，她把双脚放进荷塘里，轻轻地荡着，脸上露出惬意的微笑，一定是凉爽极了。

湖的东面有一座石桥，造型古朴，精巧别致。凭栏而望，整个湖面尽收眼底，碧波荡漾，游人如织，与景区

的奇花异木、亭台楼阁巧妙融合，表达出“天人合一”的古建筑文化思想。

棣花镇是古代南北交汇之地，楚文化和秦文化在这里融合碰撞，形成一种既婉约又奔放的独特地域文化。对于文化来说，可能有南北之别，但莲花是没有地域之分的，同样的莲子，不管种在什么地方，开的花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说有不同，只有池莲和野莲的差别罢了，池莲的花开得大，花瓣圆润，野莲的花小一点，花瓣有些狭长。

对于莲花，古今的文人墨客不乏赞美之词，汉乐府诗说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里讲道：“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”著名作家叶圣陶也写过一篇叫《荷花》的散文，他在文中化作莲花，快乐地跳舞，和蜻蜓对话，与鱼儿交流。

回去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把荷塘比作一幅画，那么绿色一定是它的主色调，荷花也一定是最美的焦点。荷塘如此，整个夏天何尝不是这样？花团锦簇，绿意盎然，这是生命的色彩，催人奋进。

# 悠悠故乡情

刘惜

故乡，是一个温馨的摇篮，是一杯醇香的美酒，是一首温情的乐曲，是一缕浓浓的情思。每个人对故乡都有着特殊的感情，随着岁月流转这份感情愈发深沉，带着余音的往事时常浮现在眼前，浮现在梦里。

城南刘湾村是我的故乡。村西温情含蓄的流峪河缓缓注入村北热情奔放的南秦河，两河交汇的北岸有龟山，龟山根部一道石梁朝东南盘亘河滩。平时河水不兴，夏季洪水暴涨，巨大的浪头被石梁一挡，洪水就改变了方向，凶猛地扑向东南岸村庄。经年遭受洪水威胁，刘湾村人下决心炸掉石梁，从此河水安澜，百姓乐业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“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”，刘湾村群众拉土造田大干特干，硬是用手推车将河滩垫起造出几百亩农田。修建厚实坚固的河堤，栽种固堤柳树、杨树、槐树，规划网格式灌溉渠，将村西流峪河、村北南秦河之水引入。村西的羊湾地统一为旱地，村北的前河地地势高的为旱地，低的为水田。得益于丰沛水源滋养，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大豆、水稻连年丰产。连片的荷塘、鱼塘和一望无际的稻田，让人感叹在秦岭之中竟然会有江南水乡美景！

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稻子快速地生长，人们戴着草帽扛着铁锹走向自家稻田，一渠水早到者先浇是不成文的规矩。稻田里插有稻草人用以驱赶

成群的麻雀，时间长了麻雀识破是假人也就不怕了，胆大者站到稻草人头上将粪便拉在上面，向其他鸟儿显示它的勇敢，田间时常响起石头敲击铁锹声和“噢——失，噢——失”的吆喝声；灵巧的燕子时而在高空飞翔时而掠地而过，吃害虫保护庄稼；身姿轻盈的蜻蜓时而在人头顶飞来飞去，时而悬停于眼前，欲伸手去捉，“嗖”地一下便飞得无影无踪；孩子们拿着长长的带叉的树枝，上面沾满蜘蛛网用来捕捉蜻蜓，用自制的弹弓装上石子打一群刚从稻田起飞的麻雀，偶尔打中一只就羽毛四散地掉下来。

夜晚的荷塘和稻田是青蛙和昆虫的天堂，悦耳的蛙鸣声仿佛在进行一场声乐比赛，鸟叫声虫鸣声此起彼伏，人们坐在坝坝上吸烟、喝茶、聊天，聆听着大自然美妙的交响乐。萤火虫闪着萤灯在漆黑的夜空飞来飞去，为这交响乐配上美轮美奂的灯光，天幕中星星和萤灯一闪一闪的，分不清哪个是星，哪个是灯！

清澈的渠水静静地流淌着，长而茂密的水草清晰可见，水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，犹如飘逸的裙带。行走渠边听见前面“扑通”一声，准是晒太阳的青蛙跳进水里。秋冬季节河水、渠水小了一堰，堰和荷塘里野生鱼儿长大了，有人拿着水桶、盆子去逮鱼，常常收获颇丰。有鲫鱼、鲤鱼、五色鱼、黄辣丁，也有鱼塘换水时溜出来的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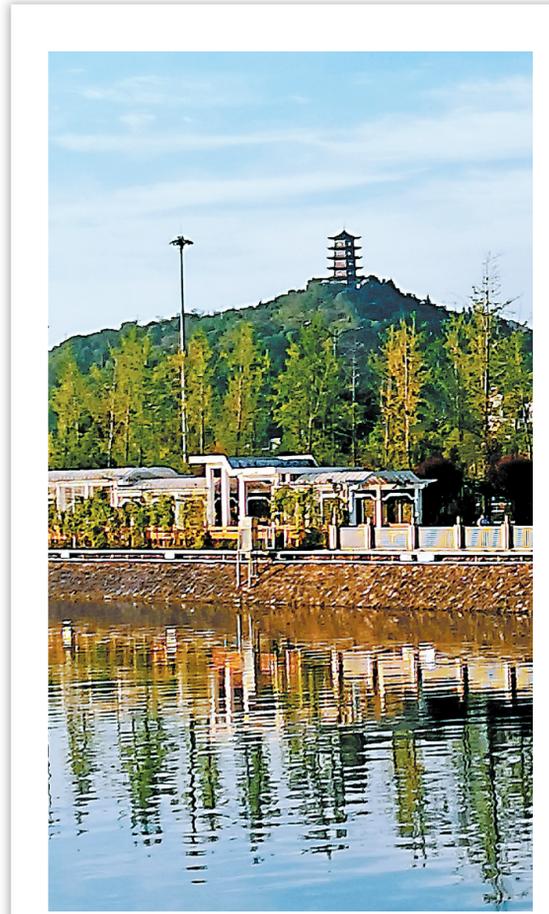
鱼、草鱼、鲢鱼、武昌鱼和鳖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刘湾村从山东寿光引进无公害日光温室大棚蔬菜。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在冬天隆重上市，销路广泛价格美丽。经过几年的发展，刘湾大棚蔬菜远近闻名，刘湾人过上幸福生活。

后来，流峪河、南秦河河床下降，水田变为旱地，曾经的荷塘、稻田、苇园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。沪陕高速公路自村前经过，蔬菜大棚全部拆除，前河地开发为住宅小区，北边是环城南路，站在村后天榜山山梁向北望去，大片农田建起林立高楼，使人惊叹城市发展的速度。

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展多种经营，靠勤劳致富过上小康生活，家家住上楼房，用上自来水，水泥路面干净整洁。生活好了，人的观念也发生变化，重视教育、重视健康、爱护环境，村子建起干净卫生的公厕、器械齐全的健身场地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跳广场舞的人们跟随音乐扭动腰肢，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。

参加工作户籍迁出时，知道自己一只脚已经迈出农村，在城市有了住房时，知道自己的另一只脚也迈出农村。虽依依不舍，但村子已然成了故乡。以后，隔段时间携妻儿回家看望父母、弟第一家，清明回去祭祖，村子人过事回去帮忙。村子犹在，亲人犹在，心中割舍不断的，是对故乡的情谊！



(总第2341期)

## 商洛山

刊头摄影 房保安

题图摄影 王荣金